

## 在北門驛與玉山旅社之間

冬日的傍晚，陽光慢慢離開車站  
伐木工人都已退隱到山頭的皺摺裡  
天空低下身來整理鐵道的清冷  
而蒸氣小火車載下來的山居歲月  
隨著時間慢慢崩塌，但  
神木仍舊活在人們記憶的最後一頁

雲海仍在鐵道的遠端值班  
日落還在枕木的喘息間穿梭  
而北門驛的剪票口早已睡著  
鄒族的歌跨越無人看守的柵欄  
任季節運走阿里山線的忙碌

於斜斜射過來的昏黃燈光下  
我在玉山旅社細細讀著諸羅城  
風雨不停來斷句  
素顏的文字就有懷舊的面容  
桃城就有滄桑、古典的臉

旅人緩緩掏出糾結的想念  
點燃一縷輕菸，來撐起旅居的靈魂  
許多腳印曾經在此駐紮，成為夜色  
打開背包，便見小火車以乙字  
走著佝僂的身影  
在山的懷抱找到療癒

如果春天依約穿過朝霧  
拜訪月台上每一雀躍的臉  
旅人就會從每個昨天或明日  
回到北門驛的售票口  
回到冬天的盡頭  
而玉山旅社的內將，就會依著門  
等待春風來修繕荒蕪的往事